责任编辑 薛丽娟 / 美编 荆星子 / 校对 王 君 / E-mail:ycwbdhw@126.com

随笔

那时候的年

□郑天虎

进入腊月，年味就越来越浓了。先是香香的腊八粥，接着是灶王爷的腊月二十三，之后开始扫刮、煮油、买年画、买鞭炮……一件一件的事，都与年有关。虽然累，但很快乐！

那时候的年，是欣喜和久久的期盼。腊月十几考完试，分数一公布，我就背起书包，搬上凳子回家了。大家伙儿个个脸上喜气洋洋，管他考第几，反正是放假了，自由了。之后的很多天，不用起早摸黑上学了，也不用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那枯燥的数学课了。

放假后在家干活，干每样活都是心甘情愿，都是高兴的，哪怕再苦、再累也不嫌。苦了一年，终于有盼头了，可以穿新衣服、可以放鞭炮、可以走亲戚吃好饭、可以挣压岁钱，这么多的好事，受点苦算什么！童年的生活就是这样无忧，管他大人熬煎不熬煎。

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好慢。从放寒假那天开始，就在门后边用粉笔倒写天数，10、9、8、7、6……在这期间，家里的苦活累活不断，不是给牲口除圈、拉粪，就是收拾门口和院子里的杂物，搬运东西。往往是干完活，头上、脸上、脚上、衣服上满是尘土。那时候，一年难得在县城里的澡堂洗一次澡，因为要花两毛钱，大人肯定是不会给的。没办法，只好用手拍拍尘土，擦擦了事。

过年最忙的是妇女们，她们才是最苦最累的，拆洗被褥，深更半夜做衣服、纳鞋底。记得小时候，每晚睡一觉起来，常常见母亲在煤油灯下不是纺花，就是织布。母亲做活慢，但很细心，也很自信。腊月二十几的蒸馍也好，煮油也好，都是她与父亲两个人在干，我们只是偶尔帮忙烧个火，拉个风箱。

好不容易熬到除夕，家里的大活也干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扫院子、贴春联、贴年画这些小活了。我们先是拿笤帚扫院子，那个认真劲，至今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。院子是土院子，我们会翻来覆去扫几遍，只怕不干净；年画贴上去，我们又嫌不整齐，撕下重贴；春联在大人的指导下，高低试了几次，总算一步到位。等到这些活干完了，我们便蹦蹦跳跳去邻居大伯、叔叔家去看，看他家的年画漂亮不漂亮，好看不好看，春联贴上去了没有，更多的是想与他家做个比较：哼，没我家的好看！

正月初一凌晨三四点钟，还在被窝里的我们就被邻居家的鞭炮声震醒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赶紧到院子里放鞭炮。记得那年，我不知是太紧张，还是炮捻太短，没有及时扔出手，一个小炮仗在手里炸了，鲜血直流，赶紧到村卫生所进行包扎，好在只是破了个皮。那年的那个年啊，我就是手上裹着个白纱布，在伙伴们的笑话中度过的，哈哈！

时过境迁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现在平时的生活，也比以前过年吃得好，穿得美。现在的年是越过越好了，大家都不需要太劳累，想吃什么随时就能吃到，平常穿的衣服一件比一件漂亮，正月初一超市也营业，要啥随时买。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！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真是太幸福了！

散文

做豆腐过大年

□郭少峰

小时候，我们吃肉是得不到满足的；平时吃不上，过年也割不了多少，总是吃不过瘾。豆腐呢，尽管平时吃得少，过年的时候却能吃过瘾。当然，这必须是自家做一座豆腐。所谓“一座豆腐”，也就是由20斤左右的豆子做成的一包豆腐。

我们全家都爱吃豆腐，尤其是我和弟弟、妹妹。如果买，是要花不少钱，自家做一座豆腐，才能吃得过瘾，吃得满意。

邻居毛斗家，祖上留下一孔窑洞，窑洞里有一盘石磨、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锅及配套工具，每年进了腊月，供邻居免费做豆腐用。

农户人家，在玉米地里套种点豆子，平时煮汤、换豆腐都抠抠搜搜，就是为了到年跟前，自己做一座豆腐吃。能穷一年不穷一节，特别是过大年。

爸爸会做豆腐。腊月二十左右是最好的时间段，再早了，做下的豆腐难保存，进了正月就不新鲜了；晚了，赶不上过油（就是集中炸制麻花、馓子、丸子、豆腐等）。所以，豆腐也是过油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人们对过油都特别重视，这也是年味的一大象征。腊月二十左右，路上碰见个人，口前一句话：“你家过油了吗？”“你家蒸馍了吗？”“你家扫刮（打扫卫生）了吗？”这“过油”与“过有”是谐音，象征着日子过得富裕，啥都不缺，啥都有。回答的人往往很自豪地说：“过油啦！”

提前确定好用磨时间，泡上十七八斤的豆子，能做40来斤豆腐。油炸上10来斤，剩下的用凉水泡起来，勤换着水，就够我们家美美地吃上一正月。

万事俱备了，就是没有拉磨的毛驴，那只有用人推。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二，石磨定好，豆子泡了20多个小时，爸爸带上我和弟弟去推豆腐磨。窑洞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我们3个人轮流着推。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一圈又一圈……一边推，还要一边往磨眼里续豆子，上面吊一个小桶，慢慢地往里注着水。

那盘石磨不大也不太重，我和弟弟谁都能毫不费劲地推动，只是时间长了，转的圈数多了，头晕眼花的，看着窑洞的墙壁都在转，煤油灯也在晃悠，往磨眼里添豆子的手都对不准了，还伴随着一阵阵头晕。

爸爸是主力，推的时间长，我和弟弟两个人也抵不上他一个。我晕得顶不住了，就歇歇，缓过劲来再继续推。为了多出豆腐，我们磨得很仔细，豆子要少添、勤添，这样能多出豆腐。

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，总觉得太久太久；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，只觉得晕晕乎乎、迷迷瞪瞪，终于把那点豆子磨完了。

爸爸用吊包过滤豆浆，我和弟弟打下手，烧火、舀水。第一遍过完后，豆腐渣里加上水，搅拌均匀再过一遍。过滤出来的豆浆烧开后，上面会浮有很多泡沫。这时，热上点食用油或油底子，往豆浆锅里一倒，瞬间浮沫就消失了。

做豆腐关键的环节是点豆腐。传统的做法是用浆水（做豆腐压出来的水经过发酵）点，既经济，又环保，做出的豆腐口感好。点的方法：把浆水舀起来，慢慢地兑到豆浆里，眼看着豆腐脑和浆水就分离了。“一碗浆水，一碗醋（两个都酸）”，就是从这里说起。听老年人说，如果有谁家的媳妇厉害又不讲理，人们会说她是“不分浆”。往往会在这个时候让媳妇在锅边观看，待豆浆点制到分浆的时候，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：“分浆啦！分浆啦！”往后会慢慢变好起来的。

看到我们千辛万苦磨的豆腐快要大功告成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。为了奖励我们哥俩，爸爸随手舀了一碗豆腐脑，让我和弟弟先尝为快。尽管没有糖，也没盐味，我们喝得却是有滋有味。谁能想到，喝下去没几分钟，胃就又把它推了出来，这是晕劲还没过去。

直到现在，事情已经过去近60年了，想起那推豆腐磨，仍然是心有余“晕”，觉得天地都在转。

可不是，其实天地就是在不停地转，一刻也没有停下过。只是有了推磨的经历，才有真正“转”的领悟。

当下有许多人抱怨少了年味。细想一下，大多数人家都不蒸馍了，全靠买；不过油了，麻花、丸子全靠买；更不要说自家做豆腐，就连扫刮、擦玻璃等活都雇人干了。

过年，亲戚和朋友光临，饭店里伺候。除夕的年夜饭、初一的团圆饭，有的人家也提前预约好，走进了饭店。

或许，这就是新的年味吧！

品味

静待花开

□安新明

在上海大儿子家住了半年有余，每天忙忙碌碌。你说有事吧也无大事，你说没事吧，却要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，送孙子们上学，晚上再把他们接回家。晚饭结束后，月亮就上来了，喧闹了一天的都市渐渐地消停了下来。

二儿子早就提出他的新居已经收拾完毕，按太原习俗，新房要父母、老辈先住进去“暖房”。我们老两口既然答应了，就得守诺。

我们订的是1月16日中午的航班，必须在前一天取得核酸检测报告。我们老两口15日早上匆匆赶往上海仁济医院排队，顺利做了核酸检测。回家后，我们一晚上心都不静，总是盯着手机，频繁查看自己的核酸检测报告，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16日凌晨5点，刚醒来，打开手机一看，有了：阴性！我们这才放心地往上海浦东机场赶，心情如初升的太阳，连走路、出气都显得那么从容。

航班正点降落在太原武宿机场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、核酸检测报告，填写了详细联系方式。

我们出了机场，乘车刚到小区，一个电话打来，是社区的管理人员，他把太原的防疫政策讲了一遍，让我们严格按照要求，隔离一周，做两次核酸检测。我想，在这非常时期，我们一定要绝对服从规定。做好一切准备工作，我们签字后，门从外面贴上了封条。

平时生活中，不是这事就是那事，有办不完的事。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不出家门、没有任何事打扰、完全由自己支配时间的日子。睡觉，可以睡到自然醒，毫无约束；吃饭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做；洗澡，想洗多长时间都行。真可谓坐看云起，静待花开了。

待了两天，想想，在屋里总得干点什么。春节快到了，我想为孩子做两件事：一是煮油，稷山人到年关有一习俗，要炸丸子、烧豆腐等；二是捏饺子，孙子们爱吃。

我们两口子便着手准备，不急又不忙，将几斤牛肉用调味品腌好、调好，豆腐、红薯切好，用了半天时间，炸了一大堆吃食。又一天，把几斤鲜韭菜弄好，捏了几箅子饺子冷冻了起来，省得孩子们再买。

以前做饭总是着急忙慌，米汤老熬不到火候，不是稀就是稠。这几天，我们把米汤都熬到了40分钟开外，真真的米油都给熬出来了，不稠不稀。喝的时候，夹几根咸菜，一个字，“美”！

居家几天，每天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定时来敲门问候，后来我们能出门了，才见门上有个盖了章的记录单，某日几时，谁谁来检查并签字。1月22日，居家第7天的上午，社区打来电话，要做核酸检测。不一会儿，工作人员和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上门为我们做核酸检测，并用手机拍了照。他们采样后，我心里十分坦然，但老伴却心急火燎，隔个把钟头查查结果。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根本不会有事。”果然，晚上，就有社区工作人员通知：你们明天可以出门了。

23日一大早，我们推开家门，甭提有多高兴了！这几天正下着雪，走，出去转转。走进公园，一抬头，忽然发现，有一枝叫不上名字的花，枝头冒出了个小小的花骨朵……